肖巖文鈔

肎巖文鈔卷四

涇上趙良霨肅徵甫著　男如圭校字

代胡明府藍山聳壁寺而屋記

涇川多佳山水其見于太白之詩者則邑西大藍山爲著山故有寺曰聳壁蓋取藍岑聳天壁之句以名之自余下車採訪風土搜考邑乘因知其地有放歌臺浯潑灘落星潭諸勝而拘于吏治朝夕不遑將欲躡蠟屐扶瘦杖訪太白遺跡于山林溪澗寒烟落日之閒有志焉未逮也而寺僧芝三請記以保廡產余自惟承　天子命出宰茲邑凡隸

籍邑中者地無論山田皆民業民無論僧俗皆赤
子倘其間有强凌弱智欺愚肆其吞噬之謀而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至無立錐皆邑宰所不忍坐視
而必爲之經畫區處俾各保其世業焉況以茹蔬
持戒之僧銖積寸累勤苦歷七十餘年而後得置
薄產以奉香燈顧忍聽其消耗廢敗乎哉夫茲山
自唐時東堂上人誅茅結廬迄今千百餘年而猶
得不廢者固由太白遊踪人情繫慕不忍聽其久
而就湮而亦未始非住持此山者之力也今芝三
不假託缽增建梵宇置佛田又爲久遠之計請文

勒石俾後嗣不得貿易地豪不得侵奪不惟東堂遺業藉以勿墜而騷人逸客之往來憑弔者亦足以增長氣色其有益于名人勝蹟為何如也倘邑宰得蒙　主恩久于其任吏民信而公事暇則裹糧往遊泛澄潭泝碧灘登臺而放歌焉雖仙才莫逮亦庶有以自樂也夫

太平杜氏希賢橋碑記

從兩山之麓截溪流而駕石梁屹然爲村居鎖鑰殆用形家者言而考其命名則寄意殊深遠矣太邑實吾郡人文之藪而杜氏爲巨族自廣陽卜居磐村衣冠濟楚多用儒術起家當明嘉隆時姚江王文成之學橫被于六合郡守羅近溪闢志學書院延貢受軒梅宛溪沈古林與諸生講論良知六邑肯烝烝嚮慕而杜氏了齋公亦擇近村溪上之勝地建明道堂顏曰鹿洞餘韻延姚江高第弟子錢緒山王龍溪兩先生迭講其中遠邇人士之會講

者輪跡交錯遂建集賢橋以便往來橋蓋自講學始矣迄今二百有餘年堂存而橋已圮羣謀所以修葺之或曰水之來也欲遼其去也欲徐今是溪之抱村前後者一出東嶺一出萬丈洪坑源分而流合迅波激湍無曲折回互之勢於堪輿法爲不宜不若徙是橋于村口峽束之處而稍拓其基增高其脊蜿蜒以通兩山之氣而摶結之以橫亘于中流俾迅者緩激者柔徐出橋下縈文峰以去倘亦了齋公所默許我後人之踵事而增者乎于是合族捐貲鳩工飭材經始于己未某月落成于庚

甲某月橋高若干丈縱若干丈廣若干丈甃趾樹闌煥然一新名之曰希賢恭謙不若昔之羣賢畢集而聊以仰希其高風云爾郡志載鄒潁泉視學東魯聘了齋公主講席正值江陵相嚴禁道學公曰彼所禁者僞也吾所信者眞也日與生徒講授不輟其毅然自任爲何如而潁泉服習父訓踐履不忘非僅有得于良知者頤獨心契于公則後人希公即由公而上探乎鹿洞之眞傳必有本講學以出而經世者吾於一橋卜杜氏之光大其先業矣至于橋上接青山下臨浣花溪旁有九龍古刹

亭臺殿閣之勝皆足爲講學者適觀遊而節勞佚

惜吾老矣不能登眺于其閒爲載筆詳記之

題趙文敏書蘇公德政碑後

蘇公德政碑元翰林承旨趙文敏書也碑立于邑之學宮大成門外土地祠中先是廣文某以閒無事每當月夜嘗獨遊從兩廊出行橋上觀荇藻參差天光雲影上下一碧樂而忘歸一夜見有光從池中起與星月相輝映心異之入告家人其後家人亦屢見池故淺無魚龍蛟鼉諸怪物意必兵燹時有富家巨族棄其金銀珠玉于此而逃者乃夜聚僮僕入水取之掘泥二尺餘而碑出焉字大如錢點畫分明所記諸善政及邑之紳士為公立碑

者姓氏皆完好夫自元迄今五百餘年蘇公之澤斬矣而諸紳士子孫亦僅有存者乃是碑獨幸而得出豈天欲留公之深仁厚澤爲後來令是邑者勸歟抑喜邑人于公有甘棠陰雨之慕形諸文字勒之貞珉故不忍泯其義舉歟顧嘗考邑志載前朝人物甚詳展卷之餘猶如覿面亦何係于碑之存亡也荀子曰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古人不朽之業有三立德尚矣而其以藝見者或書或畫或文章下及百家雜技苟能造其堂嚌其胾則必性命依之憂喜憑之孳孳乎有不可磨滅之

精以信今而傳後夏有岣嶁碑殷有比干墓碣周
宣王有石鼓文秦之玉璽漢中郎之石經晉右軍
之蘭亭莫不有鬼神呵護之碑雖小而文敏書法
存焉則其靈氣必有能通于天地者其出也固宜
而古今來卣罍鼎彝洗埋草澤卒不遇好古博學
以拂拭于日炙燹燒風銷水嚙之餘者又往往而
有吾不能不爲文敏幸也雖然文敏名最高殘絹
剩紙世皆什襲藏之其生平能傳者甚多何必是
碑且是碑之棄于池也雖沈淪可慨顧其石堅其
文備其筆勢之短長肥瘦皆全及植之廊下而遠

近來觀輪蹄交錯一時之鬻字爲業者圖其倍利日印數十本椎擊手摩而堅者損備者殘全者缺矣奚能不終歸于無何有之鄉也顏燭曰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雖寶貴也而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選則祿焉雖尊遂也而形神不全使碑有知能無自悔其沈隱之不終而爲廣文所辱耶惜當年無以此意告文敏者

書胡孝子傳後

嗚呼忠孝根於天性豈由勉強哉使必有監于往古激于人言則彼誦詩書稱仁義父兄師友相與琢磨一遇有禍患而漠視其親戚若途人者又何以故胡孝子一愚民耳其行事未有赫赫動人耳目者一旦走萬里尋其母誰為勸之行哉使勸之行正不必行即行行至中道而囊無一錢衣不蔽體肉消骨挺呼天搶地境窮情極亦且舍而歸矣傳云孝子出門時里中人無知之者知之而亦未嘗盛傳其事彼衆人之心其將以孝子為徒自苦

哉嗚呼若孝子者國。家得之則爲貞臣兄弟得之則必友恭朋儕得之則爲信友何者其天性誠摯也具此天性則視天下無不能爲之事吾身無不能用之力吾心無不能割之私古今來英雄豪傑能輕生死濟緩急者大率由此方其母之之滇南也以鄭州翟壽章委署呈貢來迎眷屬母爲乳其子故與焉今已五易寒暑矣而壽章以事掛誤。留滇中妻死子幼行旅蕭條從者四散其憂愁抑鬱欲歸不能較之胡母爲尤甚使壽章得孝子者爲之子則必泣血捐軀破產贖罪百計以歸之而後

即安不然而孝子或家累巨萬比于素封戚瞿氏之遇其母者誠厚而推其母之所以德瞿氏者以爲報雖數千金當無所惜而孝子之歸其母也則始而賣妻賣妻之價盡而乞食乞食之途窮而充役夫以餬口其貧不能自救而卒以遂其志并其母之所不及料也孝子名桂林爲瞿氏世僕作傳者瞿維菼先生蓋先生之維名教意深遠哉

書崧溪誌地詩後

昔人評詩每云得江山之助使江山果能助人則宇宙間林巒邱壑多矣其攜壺挈伴扶杖肩輿尋奇陟險以娛心志悅耳目者日凡幾輩而長江大澤征帆如飛鳥往來絡繹不絕卒未聞有模山範水令人玩其辭以當卧遊者豈江山至是而不靈歟然而世之兀守殘篇老死牖下者其於六經史漢諸子之文晉魏六朝唐宋百家之詩未嘗畧無所得而足跡不出戶庭則取境不濶而出筆亦俗昔王季重作興游序直恐塵土埋其眼足陳明卿

序宗起詩以爲險阻增其壯采豈非江山必得才子而効其靈才子亦藉江山以擴其識歟吾兄書常豪於酒而富於學往年遊秦中意謂華嶽之高潼關之險以及漢唐以來諸古蹟必爲吾兄囊中物矣歸而探其囊果得詩數百首皆若有神助者及其設帳於霧山之麓從之遊者虛往實歸講論無暇日已丑秋偶有餘閒乃取霧溪之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一鳥一蟲爲之繪其形神摹其聲影得詩百餘篇名之曰誌地詩意若不足爲詩而聊以誌其所見抑何其學愈進而心愈虛也今試取其

詩讀之和平澹遠者不減襄陽沈鬱頓挫者進于少陵昔人云詩至詠物雖唐人猶難言之而誌地詩無一非詠物亦無一滯于物衝口疾書皆成妙境其殆有得于幕溪之助乎夫幕溪爲涇州八景之一亦小小山水耳而詩已如此使其一旦遇知已入燕京或立馬泰山頂上或揚帆黃河巨浪中撚鬚作北遊草其神采飛溢才情壯潤較之今日當何如也然則誌地一詩非幕溪足以助吾兄而吾兄乃大有造于幕溪哉

寄汪仰山書

艮齋頓首謹奉書仰山年老先生昔先君子爲紫陽書院山長一時從遊之士以能文著者指不勝屈而心獨器重先生重在文尤重在行也先生家故貧院中膏火不足以給食用時兩江制府尹公與先君有舊乃作書備述先生文行以告公請得肄業鍾山書院臨行謂先生曰金陵雖自古繁華地而爲士者多篤學工文其循循修飭不染習俗而卓然以古君子自勵者亦往往有之是行也吾將以擴子之見聞益進于道不僅院中薪水之資

棱巖于紫陽也由是先生居金陵與金壇王景福亳州梁闇山宣城梅二如上元董敏脩諸君子以道德文章互相切劘者十有餘年或歲時返棹道出涇川必進謁先君子而爵與五弟良爵每至金陵應試亦必進謁先生挾槧課就正于前先生爲之講去其非以趨于是時爵兄弟方爲揣摩場屋之文而先生則精理浩氣宗法歸胡亦若恐有戾于有司繩尺者出所業以下質叢先生之虛懷如此歲辛卯江西彭芸楣夫子主試南闈得先生文甚喜定元已而置第二而心常歉然不自安榜發

先生之文名益流播於大江南北明年偕計入都都中之名公巨卿交口稱譽之或且歎賞以爲百年希有而先生亦若有高自位置之意徵露于辭色間人之見之者遂呫呫焉動其喙矣夫末俗之情未有眞能好善者也見有行勝于己者則忌嫉之心生名高于己者則疵瑕之論出譸誠惡其人之胸襟鄙陋然在君子則宜聞人之譽而承之以謙聞人之毀而悄然以懼雖無知之談亦足爲好修之助焉昔人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先君子之所器重于先生者何若而惟是八股之超異

于流俗哉爵素以師事先生而先生則以友視之昔張籍學于韓公嘗以書規公之過爵竊願附古人切偲之義效其愚忱當爲有道者所樂聞也謹啓

答朱錫三書

錫三大兄先生秉鐸新安近十年矣闔郡學士咸沾化雨春風揭勝厥叢頃奉來札示以徽屬縣縣新建書院延訪名師將舉弟名以應之而先以書下質行止此蓋大兄憫弟之貧窮欲代謀一啗飯之所甚盛情也但弟居旌川書院已經五年主人禮數頗恭固不能舍之而去且院爲譚姓一人所建延師課徒皆自主之而僻居邑西叢山盤谷之中去縣城五十餘里不與官吏相往來其朝夕所接見者自生徒外不過一二鄉民衣冠言貌別有

山川淳樸之風弟甚樂之竊思古之爲山長者必其平生經明行修不愧爲師故遂邇延主講席其立身有道而教人有方如胡安定經義齋治事齋其明驗也今則不然不論其人之學術行誼但得居官有勢力者片紙推薦則抗顏爲之故奔走貨緣遍郡縣皆有師實遍郡縣無一師昔陳君公以佛教爲天下一大養濟院今書院亦若是矣弟嘗心恥之而不肯爲故自歸田以後未嘗出謁當道乞爲吹噓惟假館禪林督課兒孫亦足以自娛晚景況弟既無學而又秉性迂拘不工修飾不善欸

由莘旌之風土人情頗與涇同故可容身耳今亦將辭之而歸矣又何可離鄉越境靦顏作師以取厭于縣之官吏也惟大兒粟知我者故敢縷陳鄙懷纍辭此席諒不以弟之不識高情爲罪也籌詳覆

與曹懷吾論卦變書

與懷吾別久矣讀書每有所疑無可質問者孤陋寡聞禮經所謂戒也昨承手書示以易中卦變之說程傳不用坡公亦云易所謂剛柔往來者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其說最爲明白了當竊按繫辭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謂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

十四未嘗於六十四卦中又有彼此相生之說是朱子亦非沾沾于卦變也顧本義自訟泰隨否以至升鼎漸渙釋卦變者凡十有九非謂舍此無以明易也亦以易之爲義無所不包不拘于變而亦不遺乎變故在伏羲畫卦之初六十四卦一時俱了原非先有彼卦始有此卦而自後儒反覆推詳凡所謂內外上下往來者其理已備于本卦之中而其象未嘗不可通于彼卦故朱子謂卦之有變非聖人合下如此亦卦成之後自然有此象也似不得泥坡公之說遂廢本義而不觀矣舊承艮友

切偲故敢抒其所見還質高明爵白

答翟組文書

組文足下昨接手札知欲入寶峰讀書但以令兄遠出家事累身不能撥冗而至是用殷憂雖然足下誠欲讀書也何必寶峰古之人有長吟于敝廬風雨之中者有著書于鬧房燕好之地者未嘗移家入山絶迹城市而自不累其好學之心何者其神定也夫能定則無往而不可不能定則無往而可耶如弟之居寶峰者八年明師益友相與講論不輟宜其學業有成矣乃書法未工文思未進五經四子之書未能熟讀而得其用意之處每觀前

人文字其中用經籍史漢及唐宋八家成語亦非盡吾人所未見者驟而讀之莫知所出則平日多忽畧可知清夜自念將晏然爲天地間一大蠹雖入山愈深亦何益哉昨觀足下會課文才氣之盛不下天崇但中多激昂慷慨若自鳴其不平者夫文雖技也然揣聖賢之意代聖賢之言細心思之恐猶不能得其一二況粗豪乎足下倘嘗釋矜躁之情以歸于純正之路使氣日以靜見日以眞學日以粹雖置其身於湫隘囂塵之地可也俗傳吾郡汪思退先生嘗作文有出無對偶因觀劇忽然

感觸有得於心以此見先輩無時無地不可為學願與足下共勉之至于遇合之閒有命存焉則非人之所能知也已七月十八日翕白

代從兄謝戚友書

余曾忽忽不自知其年之五旬也慨自風俗日漓士大夫競爲豪舉每誕日踰十年而一慶祝主人置酒召戚友相與歡燕累日而諸戚友亦爲醵金稱觴以壽之雖以吾鄉素樸已相習爲固然而獨以是加之于余則斷不可昔子程子嘗以人子生日爲母難日祝壽非禮也惟具慶者爲可此誠天理人心之極後人所宜佩服者余雖愚陋不敢自附于大儒之論竊以爲人之爲壽必其中有所樂乎此也而人之壽之者亦共樂其有以樂乎此也

若余所值之境果可樂否而覥然爲衆人之所爲則病狂者耳先君艱于嗣育晚而舉子不忍督之以學問雖倖博一科而所以立身顯名者曾無一焉其後蒙　恩簡發廣西而先君棄世已歷九年未見也廣西去涇數千里地多烟瘴又不得奉板輿之官署稍伸祿養故未踰年而告假旋里冀得長侍膝下如古人之舞彩以承歡則幸甚而先慈又見背矣清夜自思不勝痛恨嘗願有所樹立以報罔極而其時已晚諸君覥余有可樂焉否也況茲賤降之辰亟以發明之戚人生所遭不幸無如

余者而猶飲食晏衎與里黨相徵逐在諸君愛余之意或將藉是釋余憂而不知有憂而樂固不待樂之極而悲始來也倘如天之福萬一進而周甲進而古稀小兒輩稍稍有所成就以慰先靈于地下尚不敢從諸君銜盃酒接餘歡以蹈前賢非禮之戒而況在今日也噫若余者其終無可樂也哉

謹白

家涵齋公行狀

公諱履泰字平三別號涵齋與爵賓同遠祖以宗派論公姪也而論師弟之誼則爵姪也公之祖聲九先生諱鳴皐爲先君子師弟立三先生諱履謙爵與弟艮爵從受句讀方先君子之遊師門也有與敷晨夕同硯席以文字互相切劘者則公之考嶽及先生諱鍾峻少負俊才年二十四受知于學使者鄭爲門有國士之目閱四年遘疾以卒時公方毀齒立三師在襁褓咸仰食于聲九先生逮先生捐館舍舉家嗷嗷無所依庇公年十四即出爲

童子師館穀所入不足供饘粥及吾師既長授徒稍得分拮据于手足而甫補諸生遽謝人世矣遺孤諱季思者性聰頴能讀書公愛之如已出既食餼復不永年公長男早夭次諱省元以家貧從事商賈業能成立而天又奪之公所遭骨肉之慘極人世所難堪爾猶進諸孫古之有道仁人遭家不造困于一時而獲報于異日者寛解之公曰吾何敢望報蒞而華有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吾亦安焉而已言之泣下公平生規行矩步律身甚嚴而與人坦夷和易不設崖岸所居城南一隅

不下數十百家無少長皆知有平三先生今之叔度彥方也遇有爭訟得公一言立解公篤嗜書籍家雖貧自鹽豉菽水克供孝養而外苟囊槖稍有餘貲必付吳賈購求遺書屢屋三間連床疊架無非卷軸每晨起盥沐手持一編憑几而覩玩之至老不輟其爲文務去陳言戛然獨造吾友汪子自占目爲思曠吉士之流昔嵇及先生嘗語人曰某於時文直自抒其胸坎中物不敢一字蹈襲前人公蓋淵源于此矣然卒以不工揣摩困于鄉闈者三十餘年泰遇

高宗純皇帝壽考作人念士懷實學而或屈于有
司之繩尺特　詔春秋二闈有以厖眉皓首而觀
光者擇其文理優長字畫端楷之士　錫之科第
而公遂於乾隆甲寅之秋得　賜舉人明年會試
復蒙　恩賜翰林院檢討此固　聖主如天之
仁覃及寒微而亦公之好學敦行克守其先世之
貽穀者獲報不爽也公生于康熙五十七年　月
　日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
六卒之夕孫道生及從孫在鎔侍飯飲如平常燈
上時猶把卷不釋手及就寢無疾而終在鎔者孟

三先生之孫季思之子亦公所鞠育訓誨迄于成
人得補博士弟子者也公早年不遇居貧處卑無
赫然見諸行事者獨其天性孝友上奉孀母下撫
諸孤艱難困苦較甚于聲九嶽及兩先生之刲股
以療親者倘遇良史必載諸獨行傳無疑也翯兩
世叨承師教備知公立身本末故詳述之以俟世
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采擇焉謹狀

查聖源先生致死狀

嗚呼先生其死于非命也耶禮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先生以溺死而先君子痛之甚既哭于其死所又率諸友弔于墓而哭失聲先君子其有過禮耶禮所爲不弔者以孝子舟而不遊故也而先生之死非遊也乃友也其友奈何查族所居與同郡太邑池之青陽接壤青令獲賊追所盜贓物適先生弟某誤市其裘以文來索取先生聞之即令其弟檢付來役青令貪疑市裘者必富戶且既市裘或更市他物復以文來索人時太邑亦有誤市

賍物者邑令李公諱峯嘉應州人慨然曰彼所獲者賍此誤市者良民也彼不以賍來而欲拘我民以往與對質乎堅不與而逕令接青邑文則遣悍役爲拘繫之急如星火先生負役圖緩其事而役復挾令勢逼取無厭先生殷憂遂成心疾蓬首垢面時號泣以求死先君子譬解百端終迷不悟令院中諸友臵防之一夕旣寢外鍵其戶旦則兩扉洞闢覓失先生所在則使人遍覓諸戚友家先生有繼母年逾八旬以老疾偃卧床褥聞忽泣曰某其死矣方爲吾撫摩腰背自言爲吏所迫沈淵以避之嘗

覓我於寶峰巖下之龍潭潭深數丈水伏流溺者
無得出急以桔槔上其水而屍乃浮蓋二日矣見
者莫不掩泣痛天道之難知或者曰岩上故爲眞
武廟先生於其址建書院而移廟於旁眞武水神
遂死先生於水顧神聰明正直豈不知書院之助
宣　聖敎遠勝于寺觀之豢養惰民哉况廟久傾
圮因書院餘力改葺之而香火益盛宜其獲神之
祐也抑先生往時遊吳中道經太湖疾風覆舟依
折桅浮洸遇救爰自號曰病溺餘生孰知其不溺
于風而溺于吏也先生居家孝友立身行己宗黨

交孚先君子業爲之傳故不復贅而第表其致死之由以戒世之爲吏而賊民者

王烈婦傳

王烈婦查氏涇之西鄉濟陽里人也年十六適柳溪王生立堠生天資穎異喜讀書頗能文章歲乙酉從余問業于寶峰書屋閱五月而歸覲親忽抱病烈婦侍湯藥調饘粥晝不食夜不臥者屢日及生稍愈能飯烈婦乃飯其飯數必與生等姑憫之曰兒自病不能食耳爾何太自苦爲對曰非自苦也實甘之耳且夫子身病婦心病雖不食尚恨不能以身代夫子之病也姑持之泣烈婦亦泣後八月復病冬又病烈婦之事生者如初閏明年二月

病日甚奄奄無起色烈婦則日夜悲泣焚香祈天而生竟病沒焉初生氣絕半日復蘇怒目視烈婦罵曰爾婦女出行何也家人曰未也生曰適有縣隸促余詣縣與某訟余出門爾從之出在道爾從之行及至縣官所升堂前揖囘顧而爾又在焉因持婦手嚙之出血遂閉目不復言烈夫痛其夫之沒也指天誓心水漿絕不入口其旁人反覆勸諭之而心愈堅常欲乘間以死從夫於地下後見其姑屢顧婢子私語出入與俱烈婦乃更收涕強飲食舉家皆喜防守稍弛是夜寒甚諸婦女連日勞

若國爐接膝垂頭欲睡烈婦僞爲增衣者徐步入房姑聞闔戶聲急往視之已縊死矣

余聞而歎曰嗚呼人誰不死惟得其死爲難耳世有平居節義自持及變生不測忍恥偷生彼丈夫且然況于女子觀王生怒駡烈婦之辭若亦理之難信者然其精誠所至上通于天而下徹于淵有以也烈婦性婉淑持身接物皆卓卓可紀余特論其大者生無子故得以殺身成仁云

衛貞女傳

貞女某衛翁彥章子也幼許字吾族孫濟川次子同燮先是彥章姊歸濟川生一子卒繼汪氏生燮以舊姻之故兩家時時過從子女互相提抱燮少慧頗能讀書彥章愛之女少燮一歲容止端莊濟川亦欲納爲佳婦遂定聘焉燮年十三遘危疾以卒女聞訃驚悸仆地氣息不屬母撫之踰時始蘇自是遂徹環瑱御紈素終日危坐足不踰門雖平日女伴見之漠無言笑或議其騃或疑其病終莫能測其於意云何也彥章家世敦厚不善治生産

先人薄有田廬逐歲出售家遂落至不能支朝夕乃顧謂女曰爾年二十二矣終身將安託女驚泣曰兒衞氏女趙氏婦復何言彥章曰自同變卒後爾舅姑接見時更不齒及爾彼固不忍以苦節責人恐無意迎爾矣女曰舅姑肯迎兒甚善否則父所嘗言北宮嬰兒子非人耶親在則事之不在則死之終衞氏女卽終爲趙氏婦矣彥章察其志甚堅乃請濟川備述其十年以來荼苦狀遂督歸期衞父兄哀貞女所遇之不幸而嘉其志之不渝也爲其族衣冠以送之而吾族之迎之者亦然貞女

入門拜舅姑成禮闕日易服詣墓以頭搶地哭
泣盡哀見者爲之酸鼻歸則上堂奉藥湯入室勤
女紅不復聞哭泣矣昔先王之教婦飾也至詳於
詩言之死靡他於禮言壹齊不改吾夫子贊易於
恒其德貞發從一而終之義夫所謂一者自納吉
問名之初大義已定何嘗以其已婚未婚而別言
之自世俗不明于禮遂以未婚而失節者若爲賢
者之過果爾則夷齊遜國本未臣商厥後首陽之
逃夫子將無取乎哉吾於貞女嘆其天性過人動
而有合于禮也惟濟川終始善成之

董節女傳

董節女邑查瀆里人幼許字包桃仁年及笄歸有日矣而桃仁死請于母願歸包氏代其夫以事翁姑夫故多昆弟其季名彖賢年雖幼能刲股以療母疾餘亦克備旨甘供子職無所事節女者顧女入門拜舅姑趨謁夫墓哭盡哀還即入室偕娣姒處修婦道翁姑憐其貞又見其自勤女紅上奉高堂下撫其螟蛉子苦逾荼蘗惻然悲泣女轉爲好言相慰藉務得其歡心而後安居無何女以疾背乃泣謂娣姒曰予自歸包門期必死今以疾得從

夫于地下固所願也特恐重傷兩大人心耳昔柏舟守義父母欲奪其志東海孝婦養姑而姑欲嫁之遂與俱死古今來截髮割鼻不惜毀肌膚以求全其節者比比也今父母獨能諒予之心翁姑幸見收恤正可旦夕偷生代仲孝養願兩目竝盲百體從廢未能奉事以終其身天乎天乎夫復何言由是病日增劇輾側牀席間服食起居多資娣姒益復於邑自傷若重負不孝之罪爲不瞑者遂齎志以歿桼女年十八遭喪歸十年而盲又八年卒總計年卅有六耳於　國家旌表之例似有未符

其小叔象賢泣曰烏有貞孝若此而忍聽其湮沒不彰乎爰乞其師包君充符爲述行事以徵當世之能詩若文者冀可發潛德而慰貞魂耶以示予乃點次其事爲傳而係之以論曰考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未聞有未嫁而守者後儒遂以此爲非禮謂其厚于壻而薄父母不知女子以從人爲義非守貞則必改適改適而其夫死勢必爲夫服斬而降其父母期終不能無所厚薄等厚薄耳何如守貞之猶得爲從一而終乎鄭氏注禮謂男弔齊衰女弔服斬

弔可斬即斬可守婦人無貳斬康成直探禮意而默許之矣聖人不責人以所難亦不禁人以自盡故于禮無守貞之文而于詩存之死靡他之誓吾觀從古革命之時非獨大臣殉國下至膠庠之士草茅之徒亦有殺身成仁者豈得以其未登仕籍而致死爲非義乎顧董節女不以死殉其夫而孜孜以事舅姑爲志者何是易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者也厚于孝乃其所以篤于貞也夫

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張氏諱棨字士儀邑南隅人前明嘉靖諸生也自余束髮稍知讀書輙喜從里黨耆故間訪求先輩之學問行誼足以爲世師表者而記錄之遂耳熟先生名而私慕其志行之超卓能以古聖賢自期惜其年之不永未一洩其胸中所蘊蓄而又悲其後嗣之零落舉平生所著書一切散佚無片紙隻字存者而徒從郡邑志中得其一二行事以想見其爲人志曰先生幼穎異五歲口授小學及四子書即能通其大義十歲遍治諸經十七爲

諸生究心時務慨然有經世之志時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講學先生往從之繼又與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諸公遊歸而築室受徒研求性命之旨著有易鐸而先生遽謝世矣嗟乎諸公所講者王文成之學耳倘天假先生以年則於道必更有深造自得者志又云先生幼孤十三居父喪執禮如成人而自其讀小學時見雞鳴盥漱奉盤進食之節即身體力行之是其天性異人而又好學深思則使先生不死必粹然爲程朱一輩人無擬也而傳者乃謂先生應南畿試有司喜其文爭元不售

而用堪輿家言遷祖父墓遂遇疾踰年卒其爲誣先生甚矣先生即抱其所學急于施行而功名之得失自有命焉於先兆何與此稍稍有識者所能毅然不惑而先生顧惑之轉以求福而遇禍耶其必不然也已先生生明正德丁丑年正月廿九日巳時卒明嘉靖甲寅年四月初三日午時享年三十有八娶趙氏生三子熙美肅葬柏林汪坑之象山迄今二百數十年矣其族人憫先生之無主後也乃經紀其遺產歸之宗祠以爲春秋祭掃之貲又爲之脩墓勒碑而屬余爲銘嗚呼即此可見先

生之學行所以興起後人者爲無窮也

銘曰若于道竟絶于天遇之困年之促并後嗣之不延天之報施善人古亦有之而先生更甚焉惟亘道之不泯永崇祀于鄉賢

太學生汪梅溪墓誌銘

君姓汪諱謙字六吉梅溪其別號也系出唐越國公之後至前明有諱衍慶者由歙遷涇遂爲涇之宣陽都人父諱至言早卒母王孺人以遺腹得君家故貧至此益落孺人苦節自貞以女功供饘粥君甫離襁褓已憫其母氏劬勞當毀齒時入家塾授句讀慨然曰吾家徒四壁衣食不周謹守兎園冊子未知何日捧毛生檄得以贍養吾親其何以爲人子遂廢詩書習貿易涇故以紙充土貢而君所居古北冲人家多樹檀歲取其皮煮而舂之淘

之以水湅之以灰和之以藥俟其調劑停匀而以竹簾揭之成紙君習其業而擇材必精攻工必良苦身齊作不惜勞費故其紙内堅而外柔文理細膩顏色潔白凡邑中之同業者見之皆驚歎以爲弗如而涇紙之以六吉爲號者遂馳聲于南吳北薊爭以重價購之用此以起其家比于素封君乃欣然曰吾今可以養吾母矣晨羞夕膳夏葛冬裘務極精美以曲得其懽心母既沒喪葬如禮謹述其青年苦節狀請諸有司達于 上聞得邀 旌典嘗私念子之于親猶親之于祖吾旣得養其親

而不能體親之心以祀其祖非爲人孫子之道也乃鳩集同族捐貲立廟以衍慶公爲始祖世系昭穆以次相承每歲春秋族人咸萃以祀以燕如一家人君嘗謂予曰古人一技擅長遂垂不朽如蔡侯之魚綱段氏之雲藍至今傳之然亦虛名耳吾幸得托業于紙而平生所欲爲者畧能如志其微幸不已多乎君生于雍正丁未十一月卒于嘉慶己未二月享年七十有四配張孺人有婦德子二人長行佳國學生次脩齡孫四人長艮濟曾孫四人脩齡艮濟從余問業皆能文有聲今將瘞君于

某鄉某阡來乞銘憶乾隆庚子辛丑間余留京邸應禮部試君適以澀紙至都私語予曰毎見世之昨暮兒多騰達以去以子之能文而屢困公車意者投贄温劵彼皆習于唐人捷徑者耶子誠肯降心爲之予必代措千金時雖不用君言而此意已耿耿勒諸肺腑矣是不可以不銘

銘曰人生百行厥孝爲先孝無不遂乃眷在天天牖其衷改事貿遷遐邇名播十萬腰纏乃伸潔養籩俎秩焉乃薦明德廟貌巍然豈惟廟貌求我墓田閱歷寒暑跋涉山川銅陵卜吉五馬表阡合塋

先世同冢别椁令子式穀青烏一編為君作宅宅

成孔安左龍右虎龜後烏前佳氣葱鬱非雲非烟

鬼祠及人於萬斯年

祭宅三叔文 代先君作

嗚呼死喪無日自今不復見宅三矣吾爲宅三悲實爲吾趙氏悲以吾同族之衆而文行卓卓可紀如宅三者能有幾人卽以吾遨遊遠邇所閱人多矣亦少見有如宅三者而天乃忍而奪之耶宅三吾族弟實吾賢友生也憶少時嘗與會文晨夕過從非余往則宅三來來則出所作質之而爲訂其是非校其甲乙所以逼吾之癥者甚多其後宅三友敎四方而余宦遊京師離闊者十餘年每閱南畿試錄不見宅三名輒爲之憤懣不平及歸臥林

下而宅三未嘗以困于諸生之故幾微見于言面不覺爽然自失思吾平日所期于宅三者淺之乎爲丈夫也嗚呼功名不足道即文藝亦豈足以盡之宅三天資和厚循循守規矩與人交未嘗有疾聲遽色及事關大義衆論紛呶而徐出一言以折衷之雖狠戾者不能以奪其所可而易其所否自吾家風俗日入于衰壞而不肖子弟猶有所顧懼而不敢顯然以肆其不善之爲者徒恃有宅三等輩一二人耳吾方以無窮之憂屬之宅三而宅三一夕逝矣豈不悲哉吾年逾八旬龍鍾愈甚毎爲

時所厭棄而今而後有誰過我門而相與爲慰問者後生小子又何所取則以自勉于行身之大道耶若夫得者將失者順生死有命宅三遷者必不用以自悲而余亦寧以此爲宅三悲也嗚呼哀哉

昆季哀辭

嗚呼壽兄弟五人今乃作無兄弟之人哉憶歲在己丑壽侍先君子投經于邑西之寶嚴而三兄以咯血疾卒于家閱三歲而仲兄爵死于京邸明歲壽偕伯兄御其匶以歸又三歲而伯兄卒先君子于桑榆之年屢遭骨肉之變哀痛慘怛無以自持而壽之不孝不能巧變以適高年之懷晨昏侍側惟助之悲傷涕泣而已及先君子捐館舍家業益落子弟中鮮能成立其與壽相依為命者惟有一弟而弟又于甲寅之春死矣嗚呼天之於壽不亦

酣乎靄少時從師授章句至毛詩頍弁之卒章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私怪于晏飲之候而出此沉痛之辭爲有傷于和樂迄今思之乃知詩人之明于事變以兄弟之難得而不及生前聚首之時以篤厚其恩誼則其後之貽悔尚可及乎靄奉先君子之教畧知所以爲人而天性薄劣追思兄弟之所以友愛于靄者曾無遺憾而靄固不能無所恨于兄弟也爰各述其行事而總係之以詞以抒乎哀

伯兄諱艮震字脩遠長靄二十六歲自靄毀齒就

家塾稍逼句讀先君子以饑驅遠遊命靄偕弟姪輩從兄讀書于近郊古寺兄年弱冠爲諸生試輙高等時文爲鄭漢林菜千里兩先生所許可然不欲以文士自命而銳意于四子書自宋程朱暨元明諸儒之說莫不融會貫通折衷一是而困勉録尤所究心時邑西陳枝一先生授徒水西常語人曰我輩束髮讀四子書老而不輟當思古人之所以垂教者何意而徒以爲場屋題目不亦哀乎及吾兄見之輙許爲後進之能特立者留與講論終日夕不輟顧時尚科舉之學有司操其繩尺以爲

棄取而兄不工揣摩故卒困于公車九上而不得第兄性質端毅終日危坐里黨多嚴憚之或羣飲族談兄至則稍稍引去兄生于康熙戊戌年卒于乾隆甲午年享年五十有七卒之後門弟子曹君懷吾爲行述葳詳姪友璉藏之

仲兄諱亘霖字蒼雨號經巖少從先君子宦遊京師年十六始歸應童子試連見黜于學使者乃發奮從伯兄讀書年二十二遂先伯兄舉于鄉時先君子門下士多宦達者其主禮部試爲同考官往往而有兄久居京師以能文章工楷法名聞公卿

間一時皆欲推轂之而每值試期則避先君子教
閉戶弗通往來久不得第乃考取咸安宮教習三
年將報滿同館有徐君者年且老家貧急欲得一
官以養親而名居吾兄之次意欲吾兄乞一月假
得先奏名同輩皆難之而兄慨然許諾徐君遂得
縣尹以去及兄消假報滿適值　聖駕巡幸熱
河旣返則彙四人引　見以縣令用者二教職用
者二舊例咸安宮無不補縣者而兄始得教諭其
補官數倍艱于縣家居近十年則從里黨酣嬉食
飲近佯狂者伯兄常切責之歲辛卯復偕伯兄北

上及秋以疾卒于京師先是王白齋尚書羅愼齋給事偕醫來視爲致參苓疾竟不起二君親視含殮哭之慟伯兄歸常自懟曰若年甫四十六耳吾不知若竟死而猶時時督過之悲夫

三兄諱良霈字溥徵先君子喜讀書課霨兄弟甚嚴而于三兄獨恕嘗指之以語先宜人曰余素不喜日者言日者言若壽當三十有六以若之羸弱多疾恐不久在人世日者其可信乎兄長霨十年偕霨及弟大姪友璉寄讀于南郊石佛寺寺故有閣臨池環植脩竹四時花木俱備兄至則就閣中

置榻而闢其扉以遠眺峨山近俯竹圃爵等及諸友之從伯兄遊者每日夕則羣聚劇談或徘徊池上流連光景燈初上各歸其室讀書而兄已閉閤倦卧矣伯兄亦未甚督責之也顧爵等資皆中下兄獨聰穎遇經書疑義之難析者一讀輒能了其大旨嘗謂爵曰余非不能學而以疾廢甚憾今年長矣倘未得遊庠序稱博士弟子甚慚將勉從諸弟學雖吾力焉有不得則命也讀踰年出應童子試遂冠其儕時稽郡尊最賞兄文尤賞兄小楷投卷時獨置公案上令六邑士之同試者傳觀之以

爲法是年遂補諸生明年秋試南闈歸得咯血疾遷延日甚果以三十六歲卒卒之時爵侍先君子于寶巖子友璘尚幼一切湯藥含殮皆五弟在視之

五弟諱艮爵字雲起少爵二歲八歲時與爵同遊家塾出入卧起必偕先君子掌教新安歲暮歸則課爵兄弟以五經四子書一夕先君子從伯叔父會飲夜參半未歸弟困不支先宜人令就寢及歸則即衾裯中撻而起必終一日之課乃罷爵及弟天資頑鈍先君子和陶公責子詩有曰蝟縮捲詩

書祿升覺䕫琛弟見之面赤顏汗而伯兄又時時督過之用是奮志于學互相淬厲歲戊子庚寅兩應南闈試同考官張崔二公皆極力薦弟文不售則刊而布之四方弟歸乃盡棄其平日所爲文刻志苦思一以先輩爲法壽同年友汪君自占嘗手訂之爲二冊間作詩歌則力追杜韓而泛及于歐蘇近今人無足當意者弟居心敦厚篤于族姻而見事明敏言輒多中壽有疑難則就而問之時能匡所不逮顧饑驅遠遊非歲時伏臘則不得數聚首歲己酉其子雷生貢成均隨余北上而余子加

珪從弟讀書于邑東之長春巷弟語靄曰吾兄弟五人亡者過半矣苟得薄田數十畝足以給妻子衣食出而課耕入而教讀暇則相與唱和以終吾兩人之天年私願不已足乎及癸丑夏靄自北歸而弟已攖疾數月矣疾起于肩項間腫如石無所痛癢檢方書頗似所謂失榮者心甚憂之弟曰醫謂疾必不起果不起則吾兄苦矣靄甚悲其言之痛而攬涕不敢下恐有以傷其心而益之疾也孰意疾之竟不可爲乎弟貌甚豐居常無恙獨好服藥餌謂足以頤養元神而享年止四十九天乎回

憶從伯兄讀書時兄弟之樂何如而今乃煢煢爲
獨存此衰疾之身以覩蔭于人世也豈不痛哉爰
流涕爲詞以哀之曰
彼蒼者天胡不仁兮酷禍暴集殲我弟昆兮不惠
于迪宜頤年兮胡體其受不保其身兮回也早夭
原憲長貧兮自古若茲此理難論兮嗟乎嗟乎生
當遠別死則同羣兮死而有知哀我獨存兮泉棺
冥冥卜葬何原兮肝腸摧裂誰與爲言兮

記衛某事

邑北紀村衛某早喪兩親無兄弟子然一身爲人傭工以糊口主人翁憐其貧尤喜其勤爾之近十年不遣翁老而鰥無子惟一女兩目俱盲遠邇無與論婚者翁心屬某恐不得當時以言探之某自念幼孤貧親友皆絕不相顧翁獨善視之且女雖瞽尚能操井臼供炊爨可相依以爲生遂贅焉村故臨溪多竹宜欲間以竹器爲業者爭市取之客來則翁爲之平其價而成其交取微利焉俗謂之竹經紀翁卒某嗣其業積廿餘年家小康婦生一

兒年十三頗聰慧能服勞以供客客譽其兒則曰母教之伉儷之情緣糟糠而倍篤盲不盲固無論已一日以貿易至城中聞城隍廟新于兩廡塑閻羅象及殿下諸鬼往觀之適值縊鬼于是日開光開光者點睛也某襍工匠中立而久視忽心動寒悸毛髮灑然則趨而出歸至家見秋月東升槿籬茅屋中竹影横斜如蘋藻之在水心喜之命其子移榻于簷外婦烹茶至環榻而坐出其懷中所市餅餌以媚婦隨命其子歌數曲已倚笛以和之漏三下婦起欲入曰人言秋深月皎夜色如畫君輩

皆在天堂予乃獨遊地獄不如臥也入久之某閨
壁後犬吠聲命其子持燭往視之經廚下風吹燭
滅畏而號某急起入則其婦已縊死矣大慟幾不
欲生細視其婦解裙襪着袒衣似已臥復起者而
廚中舊柱上有小孔婦平生所未能見而投繯適
中其開某乃大疑以爲神攝其魂以附于廟中之
縊象也後每至城必于象前焚香泣奠而後去終
其身不復娶初吾友王靖夫與衞某交義其爲人
每樂述其事顧予有欲引爲靖夫鑒并自鑒者以
某之少遭閔凶茹荼集蓼至秋宵對月時稍有以

滿其志云謂鬼神已瞰其室而奪之妻也可畏哉

記法海事

同族曾孫行法海者賈人也貌質樸吶吶不能言而居心仁厚無市井深詭不測之機其同爲賈者雖巨猾莫不喜其爲人市有鄭某貧而弱爲酒肆傭主人役使之若奴隸然海心憐之與相交好時時周其緩急海家居邑東城外甎塘之上塘繞城自東而北約長里許兩岸居人爲石橋數處以通往來每夏秋山溪漲發水之自邑西南來者必溢賞溪由塘而北出鳳皇橋下會蔴麓之水併注于大溪海居奇于市日再飯則歸其家一日歸而水

設橋尺餘有鄰家子素善海見海彷徨不能前負之行失足陷塘中救者至以竹竿出之而海已死矣閲二日海所交好者鄭某涉水于塘之下流漂而踣正惶遽間若有語之者曰急以手掩其口毋令水入某曰吾兩手力泅尚苦不足何暇掩耶曰第掩之吾掖子以行行數刻將達岸某得生則詢曰子爲誰曰子豈不辨吾聲某曰子海也耶曰然子行矣吾與子從此永訣矣于是某登岸而哭歸告其家人相與哭次日乃焚香釃酒大哭于塘上海之柩前遇有與海相識者必詳述其事以哭而

告之嗚呼海于友誼篤矣俗云強死之鬼必求代故雖生前密友不惜致之于死市道交鬼尤甚耳獨海於某不死之且生之生人而自甘其死也豈惟某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云

導河積石論

論河源者多指崑崙而馬班二史皆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則禹本紀山海經荒謬之談不足信矣自漢以後唐劉元鼎使土蕃以紫山爲崑崙元都實歷朶甘思以大雪山爲崑崙然崑崙在土蕃之西南而元鼎所指殊失其方向崑崙爲河之所自出而都實所指轉在其下流是皆據所目見而强名之未得其眞面也然則崑崙第虛言乎而西戎即敘崑崙之以織皮貢者明見雍州旣以名其國必實有其山不得謂西

藩中無崑崙也但古今未有確知其所在者則吾不必究崑崙之有無且與論積石之遠近蔡傳謂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說本註疏亦據杜氏通典胡東樵禹貢錐指非之以爲此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引括地志以爲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龍支枹罕之間河所經流非禹所始導者蔡氏未免承誤以釋經矣而吾以爲蔡未嘗誤也使積石果有大小二山杜君卿何敢逞其私說妄詆前人而地理今釋且直斷爲更無大積石

乎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是蔡傳一証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於貴德州下河蘭二州之上有積石州謂卽禹貢積石是蔡傳又一証也且錐指爲信水經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註引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語直與蔡傳同錐指將何說焉吾揣錐指之意以四瀆惟河爲長其害尤甚禹欲經理之卽不能上溯崑崙亦宜躬歷西蕃觀星宿海登大積石以求其重源潛發之跡而蔡傳所稱祗爲水

經之所述山不宜如此其近然西域以漢武時始通自驃騎將軍破匈奴降渾邪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而古聖人不務遠畧中國版圖不及甘涼禹以乂安斯民之故徑至龍支之積石不可謂不遠而又何所越空荒千里求所謂大積石乎且禹之穿地鑿山施功于河者惟龍門為多自積石以西則地皆砂鹵河流尙小未足為人患想禹亦遣其官屬往測驗之而知無待于決排也此導河之所以始自積石也而錐指乃有大小之別亦何異道元之引山經謂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而於帝之下都又別爲小崑崙乎

三江論

余讀前人三江之說疑而不能安也鄭康成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蘇子瞻主之而胡朏明以爲確不可易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歸熙甫主之而全謝山以爲確不可易然禹貢導水祇有北江中江而鄭以豫章之贛水合雩都之湖漢水總納十川以入鄱湖者指爲南江似於禹貢爲贅浙江一名漸江發源三天子都班志謂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酈元所黜爲不與岷江同者而郭以此釋三江

似亦未合反覆思之乃知鄭氏指其上流漢之始入于江者言之郭氏指其下流江之終歸于海者言之三說各有所見不必合亦無所背也夫四瀆源遠流長每行數千餘里其洪流巨谷之併納于其中者不可悉數故漢出嶓冢而為漾為沔總屬漢為一瀆江出岷山而為沱為澧總屬江為一瀆則贛川湖漢之異源而同歸者何不可謂之南江此所謂就其上流而分之為三者也碩自彭蠡以下江漢既合則渾濤奔注固無從別其為北為中為南即其由餘姚入海者景純所謂浙江以其地

在南故亦可名南江豈能辨其爲豫章水之所出乎由江都入海者景純所謂岷江以其地在北故亦可名北江豈能辨其爲漢水之所出乎由吳縣入海者景純所謂松江以其居南北之中故亦可名中江豈能辨其爲岷江水之所出乎既不能辨則第存康成之說可也顧欲表大川于揚域不得舍江爲言而既從上流以溯其源之所自來亦必從下流以窮其委之所終極上下相承而特取其水之濶且深者如錢塘江吳松江楊子江表爲注海之口則大江脉絡分明而揚之方輿亦辨此景

純之說正可補鄭註之所未詳而後儒之各有所主者吾特兼而收之若夫蔡傳之主吳都賦註則皆松江以下之枝流水經所謂非禹貢之三江也何足以釋書

濟論

四瀆之瀦伏無跡發見無源變而不可測者惟濟爲甚自非神禹孰能尋其脈絡之流通而後儒徒拘泥于司馬彪之言以爲王莽時遇旱而枯遂至終絶果爾則自莽以後杜氏釋例何以知其由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入海乎而郭注山海經語亦畧同則其枯而復通可知也惟是周秦之間鴻溝旣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而滿濟始爲濁河所侵其後滎澤又塞汴渠不通濟瀆之所行者滎

陽以下爲河濼東平以下爲荷汶而水經所敘一依尙書禹貢舊道者徒襲空名通典譏爲不詳之甚也閻百詩釋地云余嘗討論濟瀆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迄今千數百年永無濟矣然竟以爲涓滴之無存則又不然試就禹貢言之始發于王屋爲沇伏流至溫縣而見爲濟由溫入河同行數十里截河而南復溢爲滎而東出于陶邱之北自此滙于荷會乎汶不復伏矣吳草廬以爲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出者言如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禹貢雖

指取之稱其義爲甚精蓋濟性勁疾伏而善竄沈存中謂古說濟水潛行地中今歷下發地皆是流水如東阿之井其巨如輪歷城趵突之泉涌高數尺皆濟水之所經行而顯發者此可證草廬溢出之義而予即以此知濟之雖絕而未絕也譬如人之有血遊于肌膚之中以針刺之則出使以其隱藏不見而謂血已枯絕可乎況濟瀆之獨而尊經大禹所主名者實爲天地之精氣所融漸莽鹿高雖足以召災戾豈能驟天地之性滅神聖之經而使山崩川竭之終古不復哉

四書題解序

翟君補菴於予爲中表戚知其學行甚詳固卓然以古君子自勵者自進士釋褐任池州教授予不爲補菴幸而竊爲池之人士幸也古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逢補菴而秉鐸則出其立身行己之大端與學中弟子相劘切將師道立而善人多制藝其餘事耳夫以科目之故而有制藝以制藝之故而有題解豈四子微言所以教人入德者徒爲場屋題目設乎補菴亦何取于是編雖然四書命題久矣因題爲文必先尋繹其理詳審其神通其前後

脉絡而後著之于筆自非識力高卓學問深潛曲體乎朱子之心而由傳註以微窺乎四子之心雖力為闡發未有不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夫事不由心索則無所見而非本于身之所歷則見之必不確而言之亦不詳故自前明設科以來士多以制藝博富貴矣而其傳世行遠獨成為不可磨滅之文者往往出于名臣理學豈非其存心忠孝勵志廉隅積之于躬者有素故其發之于題者獨真乎則吾讀題解一徧而愈有以深信乎補菴也補菴少而失怙貧不能供饘粥年十四即出為童子

師而以穎悟之姿刻志苦讀遂補諸生登賢書捷南宮闈望日隆友教益廣及其門者旣爲之口講指畫而於遠邇就正之文亦爲剖析詳明綴諸紙尾跡其諄誨不倦不過以已所自得者示諸人而不吝非欲以是爲著作也迨捐館後其令嗣與池之門弟廣爲搜羅而編次之在補菴旣以此砥其躬行不見諸言可也而沭其教澤者不忍沒其苦心葺成一書以惠後學卽此可見補菴之道行于家與其官矣予往時嘗與補菴同上公車寄居京邸每評予文亦如其所以訓門下者而京師人物

襍湊俗尚繁華或見徵逐遊戲輙舉先君之行誼以規予過葢其欲與人共爲君子之心昔人所謂雖駡人人亦不怨者讀是書猶想見其張髯苦口時也是何可以不序

翟瓊九時文序

翟君瓊九於予誼兼師友者也憶弱冠時侍先子掌教寶岩書院君及令弟芝三來問業與予共晨夕者歷有數年每值院中課期應課者不下二十人先子獨心賞兩君文而於予文則目爲紕繆因取兩君課卷於燈下反覆觀玩刻求其所以見賞之故他日試倣而爲之先子果色喜予於文始有進步而本所得于兩君者以讀前人名作亦津津有味乎其言也嘗叩君所讀文則舉中明數十首暁明數十首　國朝作者寥寥僅存而於場屋决

科之文一無取焉予疑之君曰吾輩束髮讀書求工一藝冀名世耳豈榮世乎即榮世亦姑聽之時院中諸友多能文者君獨於乾隆庚寅先隽秋闈則信乎得失之宜聽諸命也是冬先子辭講席歸朋儕星散每以家貧友教四方閱歲踰時曾不得一晤芝三久困諸生憤欲廢書屢從戚友之宦山左者混跡蓮幕以佐吏治而予與君猶得於公車時聚京邸酒後論文豪情壯氣勃發眉睫間顧屢遭拔劍僅以　大挑秉鐸山陽抑鬱不自得予謂官雖冷飽餐苜蓿當不令兒女啼號如少年耕舌

時及予自京邸歸過訪學齋則庭階積蘚几席凝塵客至不能烹茶而命齋童以一錢取諸市貸可知矣久之君以內艱去官予聞之私冀三年服闋後或得冷署之稍勝于山陽者而君一夕作古人矣噫可悲也猶幸令子以山能讀父書嘗搜葺遺稿繕寫成編向之從君遊者不忍聽其湮沒爲劇錢以付剞劂而屬予序之予觀稿中所存半爲先子所評點又經令兄依岩先生手爲刪訂并弁數百言先生邑名進士自粵東官歸專意著作嘗葺桃花潭文徵引君爲功則素傾心于君之學問而

弁言中贊揚不啻口出固不俟予之贅辭而誦君文者人人知所寶貴將由此永垂不朽洵如向在書院時所謂名世者也獨芝三遺文竟無人爲之收拾付梓以永其傳區區之心爲芝三悲固不能不爲君幸也已

省齋詩鈔序

嗚呼此吾姪雷生之詩也吾何忍序之然亦何忍不序之序之而見其詩不見其人則感然悲不序之而不見其人并不見其詩泉臺奈爾吾之悲愈不能勝也吾子姪輩多愚鈍惟雷生稟資稍異幼從吾弟讀書頗能強記吾弟望之甚督之嚴自五經三傳以及文選八家皆口授指畫必使之背誦如流水而後已故其爲文亦能取材於經籍凡世所爲光明英偉者殆不多讓而未嘗教之以詩也歲己酉督學使者喜其文貢入成均考取八旗教

習以便應試秋闈而天奪吾弟明訃馳歸旣而其弟潤生又卒苦塊之中母子煢煢悲泣相對噫亦慘矣當是時予屢經事變久無志于公車以當生將補教習攜以北行兩應順天鄉試薦而不售報滿蒙 恩以知縣用揀發貴州乃舍八股而從事于詩集中如春臺鎖厰跳月諸作皆詠黔中風土詩也卒以黔多煙瘴甫歷三年從兄友與斐吳氏皆卒于任所而母年已老以終養歸出其詩數百篇就予與琴士質正之琴士論詩頗嚴少所許可予恐阻其志也輙加評點以奬之當生益力于

詩取沈文慤所選古詩源及唐明　國朝別裁一一手錄晝夜吟誦不輟而雷生一夕死矣嗚呼吾弟賫志以歿年四十九耳雷生尚短三歲豈不痛哉其子學曾將輯其詩付梓就予選而序之予欲以詩存人畧爲刪倂使附于先兄耕珉築巖及弟台巖詩後都爲一集嗚呼予年七十矣何堪此骨月之變屢愴于心知予生不久而幸從昆季叔姪等嬉遊吟唱于九原也蓋在卽矣

金陵會館記

建會館于兩江省垣吾涇人之貿易其地者首創是議非自爲計實爲秋闈應試者設也予時授徒金陵感諸君子之好義爰爲序以勸捐顧私念吾涇士民沐浴　聖澤烝烝向風應賓興者多至數百非廣厦烏足容之恐工費浩繁慮始易圖成維艱又念諸君子業有成言必不中阻或鳩衆得千金能置一廛數室俾客遊者暫爲寄跡而後徐覓居停事亦良便曾不意此議一出闔邑響應甫十年而其事遂得告成也予少時屢上公車見

京師會館卑庳褊小直如傳所云舍于隸人者嘗欲除舊謀新而力不逮今乃別構一宅廓其有容而適與金陵之館同時建立兩役並興無畏縮艱難之態吾涇人之尙義急公為何如也予自金陵歸老不出遊未見其作何規制時從戚友間訪之則云館在南城內百花巷面臨秦淮前有大堂後有重樓於樓上下奉祀關聖文昌兩帝君左右抱宅各有堂有寢有樓井湢庖廚畢具約計百數十楹近又新建門堂以重價易市房之當門者而坼毀之使庭道寬坦前無阻塞足容車馬往來又闢

諸君子各於其肆日取鼇頭存爲公項以備每歲
修蓋之資規模宏而心計周永能垂諸久遠自玆
以往不惟士之應試南闈者戾至如歸即貿易場
中歲時會聚亦足聯同鄉共井之情誠可記也已
昔曾子居武城則戒毀傷其薪木叔孫昭子在晉
凡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吾願後之假寓于
此者皆以前賢爲法而小心謹慎以居之則善矣
是役也創始于嘉慶十一年丙寅暨工于二十年
乙亥凡司事之勤勞捐輸之慷慨俱屬人情所難
宜勒名于碑以勸來者

見明上人傳

巧嶺山中古刹有僧曰見明是韓公所謂大顛者也嘗見明祝髮時適吾弟台巖寄讀刹中喜其幼而聰慧試之以六書四聲之學輒能解悟徐以詩古文詞爲之口講指畫孜孜焉篤嗜不倦積有歲時得于心而形諸筆則已居然能詩矣台岩讀書之暇間及蘭竹見明亦喜學之吾姪琴士極其獎譽謂此輩有不僅長于小景者遂出家中所藏古畫使之臨摹不一二年而能作大幅山水點染淋漓幾欲與石田麓臺諸公爭勝見明既以詩畫播

于遐邇而巧嶺又當徽寧孔道一時文士之往來嶺下者皆慕其名而假宿山中與相酬唱嘗自繪巖關古剎圖就過客索詩新安曹宮保竹虛先生爲作五律二章而大江南北之能詩者續有題贈遂彙爲一册梓而藏之其自刻巖石詩鈔吾家嫩雲採置蘭石集中以附覺文襃宗後蓋數十年以來巠之詩僧罕有其匹者予嘗怪大顛爲韓公所喜但稱其頗聰明識道理而未見有一藝之長設其時有齊巳之詩巨然之畫如見明者則公之驚喜稱歎又當何如也今台巖捐館久矣見明年踰

五旬老而多病常閉戶獨居足跡不及城市間至幕山小天竺則與予及琴士貴著敘談而一言及台巖輒爲之慘沮不樂吾以此愈重其爲人矣見明識趣遁達一切能空所有何慕于名其徒錦石出清照屬題故爲叙其梗概恐見明見之將訾其徒爲多事也見明姓胡氏名照號巖石